

我见我闻

小巷面条香

□范惠玲

家乡的清晨,烟火气总是最先从街边大大小小的粉面店里漫出来。整条街上的早餐铺,十有八九都是卖粉面的,来往赶早的行人,大多是奔着一碗温热顺滑的豆浆粉而来,热气腾腾下肚,便是寻常日子里最踏实的慰藉。也有本地人喜欢吃拌面,面条都是机器做的,除了些许麦香,没有面条该有的劲道。拌面的调料倒是可口,所以觉得拌面味道也不错。

真正懂得吃可口面条的人,会到那条小巷去,小巷的深处是家面店,店主是一位老人。老人一头白发,精瘦。老人家里是北方移居过来的,据说他这应该是第三代了,扎根在这座南方闽北小城,也把北方做面的手艺,揉进了南方的烟火日常里。

店面是没有招牌的。每当清晨,小巷的人们尚未起身,面店的门就开了。灶火升起,铁锅烧热,手工揉制的面条下锅翻滚,鲜美的高汤在锅里咕嘟作响,醇厚浓郁的面香便顺着大门飘出,萦绕在两侧民居的窗台,顺着窗缝钻进屋里。睡梦中的人们被这股清甜醇厚的香气轻轻唤醒,循着香味走进小店,找一张木桌安稳坐下,静静等候属于自己的那一碗清香热面。这时,我才顿悟:此店若有了招牌,便俗了。

面店人少时,便由老人的儿子招呼着。人多时,就由老人来协调。有时一些老人会不遵照先来后到的规矩,每当上班族和学生急着离开时,老人便向不忙的人拱手,道个歉,那人定会爽快地答应多等一会儿。所以,清晨特别是赶时间的学生,坐下来不久,便可获得一碗清香的早餐。吃完后,礼貌的学生不忘向周围的人道个谢,携着众人的善意目光走出去。有了这位老人,忙碌的小店始终不乱,时时溢出三分韵味,七分诗意。

每当有人夸赞时,老人可不会谦虚,总是热烈地应承,并炫耀自己的汤面——面条是自家手制的,熬汤用的肉骨头,是每日清晨到市场买新鲜的,肉质鲜嫩,熬出的汤甜而不油腻。有人打趣:“老人家,你的秘诀都透露了,不怕被抢了生意?”老人却一笑:“哪里是什么秘诀呦,谁都知道,但有谁像我这样坚持几十年呢?”

老人的儿子也是厨师。熟客们会发现,父子俩的面颇为不同。所以,叫面时总要添一句:“老大爷的面”,或“小伙子的面”。至于我,偏爱老人的面。老人的面筋道,小伙子的面偏软;老人的面,味轻,小伙子的面偏重。有人说:“小伙子的面是酒,宜趁热享用;老人的面似茶,宜慢慢回味。”的确,小伙子的面上会加一小勺蚝油,而老人却喜欢放上两三根香菜,几滴料酒。吃老人的面时,竟闻不到香气,唯有轻咬面条时,那香气才由面条的缝隙中迸溅出来。面条筋道爽滑,骨头汤清甜鲜美。

岁月流转,城市改造,小巷迎来拆迁,小面馆也搬到另一条小巷。临走时,老人让儿子给所有人端上一碗面,面上分明是两三根香菜和几滴料酒。老人挑了几根面,喝了一口汤,点点头说:“有三分意思了。”

时隔多年,这次回乡参加亲友的喜宴,我再次寻到这家搬迁后的老面店。让人遗憾的是,那位守着小巷,煮面半生的老人,已经不在人世了。好在熟悉的味道并未消失,老人的儿子掌勺煮面,煮出来的面里,分明带着几分父亲的身影,清淡适口,筋道绵长,依稀是当年老人做面的风骨。而如今在店里穿梭忙碌,熟练地招呼来往客人,端着盛汤的,是一个眉眼青涩,身形挺拔的少年,眉眼间,依稀能看见老人与他父亲的模样,正接过祖辈传下的手艺,守着小店,延续着巷间这一缕绵长温暖的面香。

人间烟火,最抚人心,一碗手作热面,藏着三代人的坚守,也藏着一座小城,最温柔绵长的乡愁。

倾听闽北

女儿写给我们的一封信

□杨则生

那是一个吉庆良辰日子,我和妻子站在酒店走廊边,望着窗外的海面。海风轻拂,波光粼粼,海面披着一层绯红轻纱,朝霞正静静铺展,仿佛天地都在为女儿喜事庆祝。心中涌起无限感慨与欣慰——二十余载光阴,那个曾经蹒跚学步的小丫头,从掌心飞向自己的天空,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港湾,愿她的未来如眼前大海,广阔而宁静,潮起潮落皆有爱相伴。

忽然,一位身着酒店工作服的大堂经理走到我面前,轻声说道:“您好,您女儿托我把这封信交给您二位。”

面对女儿的书信,我忍不住拆开精美信封,取出两页字迹娟秀,笔触温润的信笺,和妻子默默读起来。

信的开头写道:“亲爱的爸爸妈妈,昨天是我人生中最有仪式感的一天,有你们在身边见证,是我最大的满足和幸福。”

接着女儿写道:“过往岁月里,你们一直用你们的方式爱着我,照顾着我。在你们能力范围内,给了我最好的选择,让我拥有优越的成长环境和快乐的童年。我想正是这些,才塑造了今天的我。”

一瞬间,我的思绪如海浪翻涌。眼前浮现出自己的军营岁月:训练之暇,我吸足钢笔的墨水,摊开信纸,坐在坑道旁,任文字将军营生活的点滴感悟,与心中追求,一一落于纸上,那不是与白纸相对,而是跨越山海,让心灵与远方亲友对话,在紧张的军旅生活中安放一份牵挂。封好信,盖上红色义务兵免费三角戳,我迫不及待奔着附近的邮箱而去,小心翼翼地将信投入。那时多么盼望家乡来信,战友们无论谁收到家书,都要一起欢喜雀跃一番。

退伍回乡后,手机普及,网络便捷,微信瞬息可达,我便再也没有执起纸笔,在淡淡墨香里续写鸿雁传书的温情。

女儿从录取南平一中高中,到北京大学攻读双学位,再到赴德国研学、走上工作岗位,虽从没给我们写过信,但始终保持每天打电话、发微信,报平安。读信如闻声,字里行间皆是女儿的心声,她继续写道:“现在的我已经长大,有了理想工作,稳定收入,也有能力照顾好自己的了。我希望你们可以把更多的时间留给自己,吃好喝好,多出去走走,饱览山山水水,多锻炼身体。你们健康快乐就是我最大的心愿。今天,我们不再娇惯,不讲嫁娶,不说离家,我们只说,又多了一个幸福的小家,多了一个和我一样爱你们的儿子。我们不是从原本的家庭中分离,而是两个家庭的结合与延续。感谢你们的言传身教,我们也会不断学习如何经营好一个家庭,过好我们的小日子。最后,希望你们能平安健康,开心快乐,最重要的是,一定要多爱自己一点!今天我带着你们给予我的祝福和力量去踏上一段人生新旅程,携手这个真诚善良有责任心的小伙,相信他会与我共同面对未来的风雨。爱你们的女儿。”

信中真情实意的话语,穿越时光,承载岁月记忆,让我深深感受到她的孝心与期待,还有她对家庭生活的坚定与勇气。

最美不过家书。读着女儿的信,泪水从心底翻涌而上,我竭力隐忍,可泪珠仍不自觉地跟眼眶里打转,悄然滴落在信纸上。此时,女儿悄无声息地从背后给了我们一个大大的拥抱,我顺手抹掉脸上的泪痕,心中却早已被这世间最柔软的亲情填满——原来最好的成长,是她羽翼渐丰、奔赴幸福;最深的慰藉,是她懂得感恩、依旧眷恋归途。这一封家书,这一个拥抱,便是此生最圆满的温柔。



扫一扫 听一听

生活随笔

生活在云谷

□王小慧

云谷这名字,听着便觉得有山、有云、有雾,有一种出尘的意味。坐落在武夷山脉的云谷,便是这样的一座城市,有小城的尺寸,有新城的面孔。

清晨时分,山水相依,云雾缭绕,新城仿佛置身于大自然间,也是与别处的新城不同之处。轻轻推窗,对面就是一个个小山包交错迭起的云谷公园,雾是从那山的褶皱里,一缕缕、一团团地,慢慢蒸腾起来的,让人有种在人间仙境的错觉。住在别处的楼层,看的是楼群里的天;而住在云谷,看的是山间的云,这心境自然是不一样的。

水之厅,是这片新城的眼睛。清晨时,水之厅在雾气中慢慢苏醒,湖心的亭子仿佛浮在乳白色的梦里,岸上的灯火,高楼的人家,都成了模糊的背景。傍晚时分,水之厅的步道,三三两两的人们在慢跑、散步。春来水暖,湖里的黑天鹅悠闲地游来游去,野鸭也越来越多,带着一窝一窝的小雏,在芦苇边上练习浮水。时常有很多小朋友在岸边撒些面包屑,喂天鹅、野鸭、鸳鸯,看着它们一窝蜂地抢,孩子笑,大人也笑,那笑声随着水纹一圈圈荡漾在人们的心头。夜幕降临时,音乐喷泉响起,水之厅与“天圆地方”一起构成了迷人的夜景,圆的那座大剧院,像盛满了星星的天空;方的那座图书馆,像收拢着入夜的灯火,而水之厅则像一面摊开在人间的镜子,把这一切都收进自己的怀里。

算起来,在云谷住着,已是第四个年头了。四年前初到这里,觉得它像一张刚刚画好的图纸,什么都新,什么都带着墨香。四年的时光里,在草木身上,是分明的。你看,路边的香樟从前是瘦伶伶的模样,如今枝干粗了、叶子密了,葱葱郁郁地,能投下大片荫凉了。四年的时光里,云谷也在生长。它倚着武夷山余脉,借着崇阳溪的水,按照绘就的蓝图,安安稳稳地铺开,让道路横平竖直,让楼群错落有致,让这座城市越来越有人间烟火气。

云谷的夜,是静的,也是活的。静的是,远处的山和近处的水;活的是,高楼里的灯和灯下的人。有时,夜里归家,从车窗望出去,那些白天里素净的高楼,此刻都披上了华灯,一幢一幢,齐齐整整地亮着,有清白的,有暖黄的,有亮一些的,有暗一些的,一格一格,齐齐整整地排列着,像是悬在半空里的巨大蜂巢。每一格光亮的后面,都藏着一户人家,他们和我一样,把工作、生活都安放在这崭新的地方。这里没有老城那些逼仄的巷子,没有油腻腻的青石板,没有传了几代人的老槐树。这里有一种新的生活,一种正在生长的人间。有宽阔的马路,有崭新的学校,有推着婴儿车的年轻父母,有在体育公园慢跑的身影。在这里,一切都简单、干净,这是新城的街道。闲暇时,你可邀上好友一同登山、遛弯,也可以关起门来过自己的日子。远近之间,全凭自己。

昨晚下了点雨,晨起,空气里满是湿漉漉的、带着泥土与青草的气味。我推开窗,看着楼下湿漉漉绿绿的香樟树,望着远处那些依旧浮在云雾里的楼层。我想,所谓生活感悟,无非是自己也是这万千灯火中的一盏。不高,不低,就悬在这层,和这座叫云谷的新城一起,慢慢过自己的日子。

朝花夕拾

时光里的记忆

□唐彬

岁月长河,缓缓流淌。转眼间,我和顺昌富文起重机的工友们分别已四十余载。那段始于福建起重运输机械厂的友谊,依然深深印在心底。

记得1980年初,我和二十多名退役老兵一同被分配进厂。时光荏苒,那段并肩奋斗的经历,却从未淡忘。

今年初夏,我们终于重聚在闽江之畔。心里百感交集,只想握着老伙计的手,好好叙叙旧,共话往昔岁月。

回忆当年在富文起重机的日子,我们上班一丝不苟,下班后沿着厂区小径漫步,望着对岸的水口寨,听着富屯溪潺潺的水声,仿佛在诉说那些平凡而温暖的往事。

20世纪80年代的顺昌富文,因有省属起重机械厂、地属钢铁厂、化工厂等企业,加上富文火车站人车来往,显得格外繁荣。其中最著名的便是我们富文起重机械厂——工厂坐落在北面山坡,厂内设有技校、小学,生活区配备医院、食堂、澡堂、电影院、金工、冷作、铸造三大车间设备齐全,技术力量雄厚,是省内唯一专业生产起重机械的企业。这里不仅是我们工作、学习的地方,更是大伙在富文共同的家。每天,火车从厂门前呼啸而过,就像那些年我们奔腾的岁月,载着希望驶向远方。厂里的铁路专用线,一头系着柴米油盐的日常,一头连着我们对明天的期盼。

金工车间里机床轰鸣,加工好的零件整齐排列;宽阔的冷作车间内,火车往来起吊,单梁、双梁、门吊等产品整齐待发——那都是我们起重人亲手创造的成果。当年,我们制造的各类起重机械热销全国,供不应求,至今想起仍感自豪。

那时,我们既是工友,也亲如兄弟。同一个车间干活,同一个窗口打饭,同一个澡堂说笑……这些细碎的片段,至今鲜活如昨。多年过去,为生活奔波,许多事已模糊,唯独这份情谊,随时间沉淀愈发深厚。

命运的列车将我们带到富文。为了生活,为了未来,我们相互扶持,同甘共苦。寻常的日子五味杂陈,如今回想,却尽是暖意。

今日重逢,紧握老伙计粗糙的手,不禁眼眶发热。仍记得高书记慈祥的话语,蒋书记恳切的叮咛;仍难忘师傅们手把手教技术,工友间你追我赶、争创工时。下班后,我们在灯光球场挥汗奔跑,偶尔小聚,举杯畅谈,简单却满足。夏日里,一同下河摸螺蛳、打水仗……这些点点滴滴,如同星光缀在记忆的夜空,成为生命里珍贵的印记。

1984年起,工厂陆续迁往福州,我们为了生计各奔前程,一晃42年。这些年虽联系不多,却始终关心着厂里的发展,惦记着各位老工友。那段共同奋斗的岁月,早已融入血脉,此生不忘。此次相聚,是缘分的延续,更是岁月给予的珍贵礼物。这份情,值得我们用心珍藏……



争当生态文明建设典范

加快建设全国绿色发展示范区

闽北日报(宣)